

1108

访谈实录



衢州市政协文史委

卷首语

斗换星移，人类从穴居而巢架，从刀耕火种而役牛用锄，一直在盲目的，或为生存所迫与自然抗争，是在不十分清晰了解自然法则的情况下探索、追求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经济哲学手稿》，才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历史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恰逢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谨将这本文史图书献给党的生日。

本书以采访手记、调查笔录为主要形式，提供实录的姜肇汉、洪根达曾从事党史工作，杨典喜是位老编剧，方文伟、廖元中长期在文教战线，韩武生则是青年农民，他们满怀信仰共产党，崇敬革命者，热爱家乡，学习工农的热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进行广泛地访问调查，珍藏一本一本的笔记，这里选取一部分汇成一集，依照述事内容，分为“老区行”和“陌上行”两部分。

老区行，记录了一些老人对亲历亲见亲闻的革命活动的回忆。丰富翔实，真实生动的史料，反映衢州人民跟着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所经历的光辉曲折的征程，展示一幅幅悲壮的战斗画面，树立起一个个克己奉公、舍身取义的英雄形象，畅叙党和人民群众的骨肉之情。

陌上行，是对城乡人事的零零星星的记实，却也能反映我们党领导群众解放生产力，迅速治好旧社会的疮伤，取得国民经济的根

本好转,拉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兴修水利,科学种田,发展林牧副渔、扫盲、建校、办厂、贸易……,都为修筑国强民富的快车道作了坚实的铺垫。

革命前辈在白色恐怖中面对流血牺牲的危险而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靠什么?靠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父老在科技落后物质贫匮的困难里,能开拓奋进,苦斗求富,为什么?为振兴中华,卓立世界民族之林!

目标,理想的实现,绝不可能一步登天,而只能象发射多级火箭那样,一程一程地推进,只要炎黄子孙一代一代继承先烈的宏伟理想,光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弘扬前人的崇高精神,就一定能众志成城,奋发图强,创造无愧先烈和时代的伟业,推动历史车轮向现代化突飞猛进。

目 录

老 区 行

战地黄花	洪根达
红十军与华埠	(1)
闽浙赣苏区散忆	(11)
红军三打王畈	(15)
开化地下党初期活动	(16)
关于开化特区的情况	(19)
红军两次打开化	(24)
邱老金烈士	(32)
开化三年游击战六人谈	(37)
营救被俘新四军战士	(45)
江山风云	姜肇汉
江山农民武装暴动	(49)
抗日先遣队途经江山	(53)
挺进师二纵队在江山	(59)
廿七都红军游击区	(67)
肖国标碧血洒龙岗	(72)
洪政委做客上山风	(77)
访吴逢庚烈士的亲属	(81)

高展与江山革命活动	(85)
烽火闪回	潘玉光
刘桂元田头话苏区	(93)
在福岭山等地的收获	(101)
为方广荣立传去溪口	(109)
白渡村访周黎明	(112)
抗先队回赣过开化	(116)
新四军途经开化	(119)
解放开化的部队	(126)
血色凌晨	韩武生
叶少隆深情谈往事	(129)
赖春转的怀念	(132)
朱农飞鸿忆往昔	(136)
在游击区两个月	(147)
姜志旺说孙举东	(150)

陌 上 行

乡村絮语	杨典喜
衢县柑桔生产	(153)
粮食与水利工作	(159)
农村医卫事业	(178)
四五三医疗队在乡下	(182)
乡村人物素描	(194)
沧桑点滴	廖元中
秀才举义旗	(199)
二十年代的几桩事	(203)
何建章教授的诗	(207)

解放初纪事·····	(212)
衢县禁烟禁毒始末·····	(220)
昔日衢州的报纸和报人·····	(226)
往事剪影 ·····	方文伟
一九四九年冬的六大任务·····	(237)
衢州首届人民体育大会·····	(241)
区委领导谈土改·····	(248)
乡长赵良文谈修堤·····	(252)
农村走访笔记摘抄·····	(256)
城区人民认购公债·····	(270)
工农朋友手足情·····	(273)
船民自己办学校·····	(277)
文教局长话文教十年·····	(279)
铜山源水库工地采访日记·····	(282)
访开化县小群源头村·····	(302)
人物专访·····	(306)

红十军与华埠

打 华 埠

1982年12月，贵溪县河潭公社小田毕海兴对我说：打华埠先是打暖水，歼敌一个营。当时我在第二团当通讯员，团长龙志光，只由第二团（共六个连五、六百人）去打，其他两个团在德兴，以防敌人从后路打来。我们在德兴花桥吃了中饭就走，经畈大、白沙关，华埠离苏区好远。我们抓到土豪筹款，带回俘虏30多人，挑着枪、布匹、西药各十多担，当天就跑回暖水休息。

弋阳县漆工镇赵火福同志1982年12月回忆：打华埠前夕，团部派我当侦察员，发给我一本国民党难民证作掩护，我身穿长袍，头戴小礼帽，乔装成卖眼镜的小商人，来到华埠侦察敌人军情，记得山脚下有个营部，我到营部去卖眼镜。我们一团共一千多人，由团长颜文清、政委花春山率领从德兴双溪碧岩出发（周建屏军长也随军而去），途经小南溪、白沙关……由第一营负责进攻，二营把守桥头，三营扎在镇后两座山的制高点上。由于敌人防守不严，只在营部后面的一个小山头上放了个望哨，双方战斗不到半小时，我军攻进华埠街，缴获四挺重机枪，五、六挺轻机枪……战斗结束后，没收了几家大店，如盐仓、棉布、南货、百货店等，这些物资由二三百赤卫队挑往省委机关所在地葛源。

毛翔在华埠、开化两次回忆：天未大明即听见枪声，当时大家都以为新年首次开航放喜炮，没多时红军用亲切的语气到各家去

轻轻敲门,叫老百姓不要害怕,红军是为老百姓的。红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买东西不讲价钱,态度和气,到老百姓家舀盆水洗脸也要给几文铜板,借东西总是很好的同老百姓商量,有借有还再三表示谢意,红军的纪律严明,感动了老百姓,所以男女老少个个胸前都挂着红布条以表示欢迎。

赵禄喜在华埠几次谈到:红军头次打华埠是正月十三,华埠商会给红军一万银元,作十担挑的,这些钱是由各商店派出来的。到上午十点钟,大家都去看、去送红军,红军往桐村、杨林的来路回去。有个红军说,他们昨晚就到了,夜晚怕伤害老百姓,等天晓才打进来。红军在街上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穷人是一家!”街上还贴有两尺长一尺宽的布告,末后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黄道、涂振农等名字。内容记不清了,有一句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1932年农历三月十一日红军第二次打华埠,当时国民党保安团有一营人住在周皇庙、观音堂等处。吃晚饭后七点打响,保安团向东岸过水逃跑,淹死数十人,其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第二天由诸葛茂松、樊洪宝等人带路返回,这次烧了周皇庙。

陈金水1983年8月在华埠口述:红军第一次打华埠是分批进华埠,分散在华埠活动的,清早来点心边就走了。当时红军把华埠的商会会长与姓涂的镇长叫到下星口凉亭,并命他们在华埠设法筹款。

郑宝娣1983年8月在华埠居委会谈:第一次红军进华埠是早晨来的,当时镇上大家都在衣扣上挂起红布以示欢迎,红军召集了商界头头开了会,进行筹款及把物资送到下星口去就走了。

1983年8月,吴寿宁在华埠口述:1932年3月11日晚上八时左右,当时店门还开着,红军第二次攻打华埠。把王莲辉、德裕堂老板、丰泰的罗会实、王有丰的大头先生、樊同春的樊洪宝等叫去个把月才放回来,红军打华埠后就在葛源停下设立苏维埃。

孙仁义交待材料：第二营营长尹锡和结婚，大家吃酒。红军由白沙关过来，前几天有化装人员到华埠探听情况，结婚的当天晚上，红军攻打华埠……第二天团部带第一营从常山赶到界首。

华埠吴清松 1983 年 8 月口述：……浙江保安队在界首用小钢炮轰击华埠，红军在炮击下逐渐退出华埠。

开辟赤贸路线

1982 年 12 月 12 日，练金科同志在横峰县城家中很详细，具体地讲述当年开辟赤贸路线的情况，我整理成文后于 1983 年 9 月请练老审定。

1931 年，敌人对苏区已加紧实行经济封锁，禁止食盐和其它重要物品输入苏区。敌人在白区成立食盐公卖处，限制人民买盐的数量；如果抓住将盐运往苏区的人，就要重重办罪。由于敌人采取了这一毒辣的政策，给苏区军民生活上造成了某些困难，特别是食盐方面非常紧张。苏区人民自力更生，以墙边沟边的泥土煎硝盐食用，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到白区去采购食盐，省消费合作社于十一月间在葛沅召开了会议。会上只有德兴县社主任汇报说：华埠有食盐，一元钱八斤，每人一次只可买一元钱，但买后又可去买。德兴县社负责人反映的情况，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与重视。会议讨论决定，立即派人去开辟苏区通往华埠的运盐路线。

不久，我同省社杂务员方志牛动身到华埠去。第二天到达李宅，德兴县第十区消费合作社设在这里。区社主任陈炳友同志告诉我，浙西华埠街的盐，比别的地方好买一些，并告诉我从蜈蚣岭通到华埠有一条小路，敌人是不太注意的。我根据老陈提供的情况，决定上蜈蚣岭。

一路上我们打听华埠的情况，走到土地坑的地方，路口有个茅棚，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原来是德兴县第四对外贸易分局派来一姓

詹的同志在此收棺材税。我向老占询问华埠的情况，他告诉我：在那里一元钱可以买八斤盐，一二元不等，最多不能超过三元。

到了蜈蚣岭，我们找到港头村苏维埃主席罗章业，他看过我的介绍信，见信上盖有方志敏的印章，对我很尊重。他告诉我，华埠的盐比较好买，只是路途遥远，来回要走一百二十里山路。经过讨论研究，当晚就由罗带路到引浆，发动群众去华埠街购盐。罗召集了全村群众开会，我动员说：“你们买盐给自己吃的同时，也帮其他苏区老百姓带一部分，我们以一元钱四斤收购，其它咸味品如咸鲞、龙头鲞、腌辣酱、酱油酱菜等等每购一元补偿一角。没有本钱的，每人可贷款五至十块银元。”并告诉大家，如果遇上敌人盘查，就说是家里造房子、娶新妇，或说父母生病，割稻子等很久未能出来，所以买多了一些。绝对不好说为苏区红军买盐，检查得紧也要否认，不然就会被没收、被抓去坐牢。

当时蜈蚣岭是个灰不灰、白不白的地区。但这里的穷苦人都是心向红军，拥护苏维埃的。经过动员，大家都乐意参加担盐队的行列，建立起秘密运盐路线。（收购站就设在罗章业的岳母家里。）后来，我们又到距蜈蚣岭三里多路的小村子粪箕担，拜会了一个叫黄金红的小商人。老黄反映说，华埠有家经营南北杂货的商号叫“万康源”，老板王老三在当地颇有势力。他说食盐不是枪炮子弹，不论红区、白区，老百姓不能不吃盐。要买盐的，大胆到敝店来。我想，有了这家店老板，到华埠去买盐，就可以少担些风险了。这就样，我们在蜈蚣岭把工作开展了起来。我马上向省委和省社领导写了汇报，请求指示，交给老罗由港头村苏负责传送。几天后。回信就来了。信中表扬了我，同时指示我对于运盐来卖的老百姓也好，商人也好，都要热情招待，每人免费供应半斤猪肉、半把粉丝。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送盐来卖的人越来越多，除蜈蚣岭外，沿途的岭头山、仓坞口、坊塘、塘底、大畈、源头、徐家村、银炉、王畈等大小村庄都动起来了，日收购量猛增到千斤以上，旺日达一万多

斤。担盐队家里不但有男人，也有女的，有大人，也有小孩。小孩自称“童子兵”，我们额外发给两块寿饼，他们把罗章业取个外号叫“银墩子”，把我叫“金墩子”。

有一天，黄金红跑来告诉我：“老练，你要小心呀，听到国民党侦探到你们在这里设了收盐站，说不定那天会来包抄。”自从老黄报信后，晚上我们就不在蜈蚣岭住，并把物资疏散起来。不几天，一股敌人果然乘夜前来偷袭。幸好我们转移了，没有遭到损失；可是那天从葛源来的挑夫，没有及时得到情况变化，被打死了六名，抓去八人。省里派人来慰问我们，并且要我们坚持下去。但是，敌人一天要捉我三次，我们天天躲在山上，我向省社写信汇报了这一情况。不久，我调回省社，另外接受了任务。

我们在蜈蚣岭一共工作了三四个月，收购了三四十万斤食盐。

1932年9月下旬，省社又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学习和讨论了省委《关于打破敌人封锁食盐计划》的通知，和省苏《打破敌人封锁食盐问题》的通告。在敌人加紧对苏区食盐封锁的严重形势之下，各县必须要广泛的去组织担盐队，建立秘密运盐路线运盐站；应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苏区食盐恐慌，以打破敌人食盐封锁。于是，又叫我到蜈蚣岭重新开辟通往华埠的运盐路线。根据当时一直设在宗儒的贸易处收不到食盐、死气沉沉的情况，我主张把贸易处设到前哨去，并采取一些灵活的方法：广交朋友、做统战工作，扩开了门路。所以我走下蜈蚣岭，把收购站从岭头山、仓坞口、坊塘一直推前到马岭脚，并在大畈、源头设立了收购站。1932年冬，苏区有一批皮毛要从岭头山、坊塘出口。我要找一个白区来的可靠的收购商，就叫平余的杨青华去物色来华埠“三和堂”笔店的老板过连生。可是过连生笔店无生意，年关工资都开不出去。他挑一担毛笔来买，我们与他交朋友，请他在苏区八里坑过春节。经过观察，这个人确实本分可靠。就让他看过毛皮，把他的毛笔成担以八折买下，但他资金太少。经与我们商量后，他与能在钱庄借

到钱的华埠“吴德泰”灯笼店台伙。这批皮毛就经和尚山、浙埂头、桐村向华埠出口了。

1933年春夏间，苏区各县茶叶又要从大畈出口，我写信给华埠“万康源”，恭称王莲辉为“三伯伯”，当时华埠茶叶每担70多元，我信中说出口茶叶每担只收33元。有一次，苏区运至大畈、源头有一百二十担干茶，附近劣绅就将此情密报驻防王畈村的伪开化县基干队队长徐政宽。徐经过思索后，决定一面派兵搜剿，一面派人通知我，我对来通报的伪保长王金有等三人说：只要保全茶叶不受损失，当送五十块银元喝茶。我们依照通报将全部茶叶等物资转藏于老百姓家中。三日后，徐政宽带领土豪劣绅随基干队到源头、大畈搜查。搜查前他将部下集合起来训话说：这次“军民合作”搜山剿匪，捉到赤匪，就地枪决，搜到物资，没收充公。但不得扰乱老百姓，凡有进民房者，格杀勿论。”结果基干队在山中、户外搜索了半天，一无所获。徐假装抱怨，指责提供情况不实。并说今后如果有送假情报者也要严办，反把那些土豪吓得一身冷汗。为什么徐政宽会搞假搜剿呢？用他的话说，红军多次打王畈，自己妻子在王畈，疏通红军，是为自己留有后路，另外也从中捞点油水。几天后，我们把这批茶叶买给“万康源”，王老板就亲自带上一百条香烟送给徐政宽，要徐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徐即通知部下：凡有“万康源”字号的茶叶，开锁放行。下半年，又从贵溪运来了数千斤红莲子，我写信要求王莲辉推销。王派了一个叫聋子的店员进来验货。聋子是个行家，一看此货好坏混杂就说属三等品。他说霉莲是上等货咬开是一条心的，秋莲是中等货咬开是三条心的。我一方面尊重他的懂行，一方面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聋子受到教育启发，也自称当店员是无产者，应为无产阶级说话。遂把这批等级混杂的红莲子均以一等品价格收购。此后，王莲辉为了赚钱，又曾在桐城开设小盐仓，王畈的联保主任苏仁甘和伪基干队队长徐政宽等，也都为了赚钱，不顾禁令，雇工挑盐来苏区贩卖，我们还特地以一

元钱三斤的“优惠价”向他们付款。

1933年8月间，经省委同意，派我去上海采办红硝（作引爆炸药用）、西药与文具品，并打算在衢州开一片店铺作为联络站。农历七月半，我化装成割稻子的农民，经桐村走溪东、卢里，过洋桥而来。因为过洋桥是从衢州、常山方向来的大路，检查比苏区方向来的华桐公路要放松一些。我机智地通过了洋桥头上的哨兵，落脚在“吴德泰”灯笼店内。王莲辉以“河口来客”把我报了户口，“聋子”也给我最好的招待，并由过连生带着一批皮毛陪同去上海。我们还先在“吴德泰”的老板吴观增老家——杭州下角桥停留数日。到沪后，由过代购了两箱红硝，以做笔的白粉为名托运回店。另外办了西药、刻字钢板、石印机、各色油光纸与油墨等装了十一箱，以华埠“吴德泰”灯笼店的名义托运。这十一箱物品从杭州船运到华埠后，经“吴德泰”灯笼店陆续运往苏区。而由“三和堂”代办的两箱红硝则被敌查抄，并封了他们的店门。我们正在衢州想买店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我就与过连生在衢州买了两箱红硝赶回来了，并经王莲辉出面斡旋，大家也都说是“毛笔粉”，不是红硝，“三和堂”启封照常营业。

为了加强岭头山——徐家村——桐村——华埠这一条红色贸易路线，1933年冬，上级派杨义昌（原名杨灯生）到坊塘负责设立了贸易分处。当时马岭脚的大贩是苏区进出物资的集散地，这里的革命尚未掀开。中共开化特区委组织部长王××主张在大贩、源头一带建立苏维埃、竖红旗。贸易处的同志认为此意不妥：如果马岭脚也把革命掀开，势必招致白匪的进犯与破坏，就会断送这条红色贸易路线。经过详细分析，权衡利弊，据理申报，取得了省委的支持。1934年，特区委书记邵伯平同志也曾来大贩，说要从白区来的贸易商、挑盐者当中发展党员。省委又作了复示：他们是来搞贸易的，不是来接头革命的。但要向他们宣传革命，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经过宣传，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购了闽浙赣

省苏维埃银行股金卷、公债卷和合作社股金等，有的还领到了闽浙赣革命互济会入会证。

由于第二次所开僻的贸易工作，改变了过去仅以银元收购食盐的单一任务，发展为以货换货，把苏区的大米、猪肉、皮毛、茶叶、莲子等物资出口，换取了白区的食盐、日用品与军用物资。当时我住在大畈王世海家里，大畈是苏区物资出口的集散地，人们把大畈叫作“阳州”，意思是个阴阳交界的地方。在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由于我们的路子对头，工作上取得了成就，方志敏同志曾在大会表扬了我，先后发给我三枚银质奖章，同时三次当上了省社经工作模范工作者。

1982年10月，杨厚明口述：杨春华以中草药医为业，为人忠实，有口才、有武木、有胆识，精明能干。他交了一些朋友，后来红军运输工作做了贡献，红军信任他。任命他做各站主要运输工作和侦察工作。杨春华对王莲辉的死感到遗憾，说当时开化华埠方面的调查是不够的。王莲辉在支援红军方面贡献是大的。他保出了许多为红军运输而被捕的人，设法将盐、红硝、笔、墨、纸、布及粮食运往苏区。王莲辉是开化采购、运输联络网的主要人。王畈苏能干也是联络线中的成员。

杨春华说分布在开化各处的联络员是相互帮助的。如当时华埠有一个收皮的同志郭良生也是联络人员，还有横山头小津口恒禄、花山文祺都是联络人员。当时的运输是极艰难的，往往是在黑夜。从华埠洋桥头下星口的河中过河，有时是下雨、下雪的寒冬，两省的运输人员要忍受刺骨的寒冷。（有时挑、背的食盐常被水浸出，损耗很大）过了河，沿山到三里亭对面芦里通过溪东猪桐坞小津口，过大津口，再从塔沙河走十二坑，盘山而行穿香炉岭脚走黄柏坑房后山直到高塘岭，再横走到毛竹棚过水塘到平余，从平余到紫坑头的源头，再走打石坞过塘底方塘至岭头山。一路上要警惕的避过敌关口、哨兵，过高塘岭靠近王畈要避过敌人在山上四炮台

的监视和绕过敌人设在山边的铁丝网等。所以挑货的要有坚强的支援红军的意志,要经受巨大的劳力艰辛和做到警惕性高。当时开化县境内的联络员和联络站负责人员是处在随时都有被告密而遭杀的情况下工作的。红军方面工作人员也做好反击运输的准备工作。如平余山路有些地方埋下土地雷。

华埠秘密交通站

1983年我赴上饶参加闽浙皖赣四省协作办编写成员会议,办公室负责人再次提出协作专题:《党中央与闽浙赣苏区的秘密交通站——华埠》,并由上饶地区党办提供:1931年以后,原在河口的秘密交通站转移到华埠。以及谢文清(原闽浙赣省苏财政部长)、黄知真(历任江西省副省长、湖北省省长),还有时为上饶地区副专员的宣金堂都认为:河口二老板,华埠三老板,对苏区还是有贡献的。

在赣东北各地调查访问时,不少红军老干部都说起三老板,还说打华埠时先有华埠地下党送来的军事情报。但笔者认为,史料首先是要三亲: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党内的情况只能由党员来讲,而且要有原始文件依据与说法一致的旁证资料。例如玉山县全沙王昭省口述:我亲眼看到两个红军首长,拿着白布上盖红章的任命书给王莲辉。”这似是而非,不能为据。

1986年笔者调政协专职搞文史资料工作,仔细查阅了开化县旧档:“1932年2月3日,浙江省鲁涤平主席秘电:匪首取道华埠至(字不清)分派警团分途侦查,并查王三老板勾匪护送出境事。”以及1932年4月16日红军二进华埠,王莲辉等被带到赤色首府葛源,教育一个月等资料。还有知情人杜景华、吴培荣的来访来信。我于1987年8月22日赴坝头镇吴庄采访了76岁的揭汝王(原王莲辉的儿媳)。她口述如下:1931年下半年,华埠突然来了

一个带着“儿子”(一两岁还是喂奶)的二十六、七岁的剪短发的妇女,同来的还有一个带着两个儿子(青年)的奶妈,由奶妈带到王莲辉家对我们说:“这个妇女叫‘小桃’,并说这个儿子是王莲辉生的,所以王家就把这个穿着朴素、相貌平平的妇女及她的奶妈、妈妈的两个儿子都收留下来了。这个妇女叫小桃,别无名姓,外称是王莲辉的第四个老婆,所以我们叫她‘四婶’。而她常外出到兰溪、杭州、上海。她是江西河口人,常有她父辈的河口娘家人来探望。1935年去河口就没有再过来了。在四省协作会议期,听到几个老干部谈:赣东北苏区的印钞机是经河口运进来的。而‘无线电’是派武装从华埠搞来的。河口转移到华埠的这个秘密交通站,站长或具体经办人是否就是‘小桃’。这个‘小桃’的姓名、身份,我始终未找到知道实情者。

闽浙赣苏区散忆

我在华埠文化站时，曾陪同潘玉光采访过刘桂元等人。调文史办后的1986年12月11日，又到下庄采访刘老，记下如下散忆。

建立贫农团

1931年冬，经过在葛源赣东北特委党校学习三个月的黄水才同志派来油溪口。开始他在担盐脚夫中做秘密工作，后到张家湾，化名张老七，落脚在张宗德家。在张家湾、塘埂、殿前、焦坑、大坞等一带进行地下活动。不久，陶根友又到黄水才处，并即来到我村塘埂向邓祥根学剃头，化名“剃头老王”。在黄、陶的秘密宣传教育和组织下，张家湾、塘埂两村三十余人在文武庙成立贫农团。在月光下举行喝鸡血酒，折筷宣誓。其誓言是：“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努力革命；如果叛变，炮子穿心。”宣誓之后黄水才同志讲话：“今后你们的任务是帮助红军办事、买物资、探送讯息、发展壮大贫农团组织，配合红军闹革命。你们都是贫苦人，建立起苏区打土豪。你们可分到田地房屋，不缴税缴租。”贫农团成立后，革命热潮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在小关、中庄等村，已由董美云、毛德田、祝樟松等带领各村贫农团在各村庙中建立了团部，并收集铜铁，请铁匠在下庄凉亭造枪（红缨枪），发给贫农团员每人一把。我们塘埂、张家湾贫农团在陶根友的率领下，抓了土豪的儿子刘汉元，押送到德兴银岭畈。（一年后，由其父以一匹红布、一头肥猪与三百块银元赎回。）继而，张家湾、下庄一带参加赤警团“一三八”连